

风物写意

香与友

■ 李林青

海南自古称香洲，整个岛上崇岭千叠，香雾萦绕，日月穿梭。在巉岩深涧之间游走的山风，以及飞鸟跳跃的禽物皆增加了山野的秘趣。采香的山民早已习惯了目力所及的千里烟瘴和万山沉寂，他们只想一心寻觅遗世独存的沉香，从深山幽谷中领悟香树的花开、叶落，想象风雨乍临，电闪雷击、涅槃重生。一棵树就算悲从中来，也可以沉郁成香，成就生世中最沁人心脾的一桩鼻观传奇。

“一去一万里，千知千不还。”——这就是天涯凛冽的孤寂。周去非的《岭外代答》到底隐含何种情状，只有摇撼心旌的天风才可解读。我想，沉香很可能是海南岛上的灵长，它妙通三界，连接入天，它所制造的幻觉，无言如大道，无形似禅思，无声如失耳，无动似风旌。香民揉其叶为茶，掠其脂以换牛，剥其皮以制香，削其肉以入药，它的整个生命已全然被拆解。它虽九死一生却无怨无悔，甚至把惊人的芬芳贡献给宫殿，给佛龕，给一念成讫的海角天涯。因为有了沉香，天不再高；因为有了沉香，阡所不再遥远。一个人的时候，焚上一炉香，万千感悟从心中慢慢升起，斧斫、虫啮、自然风

霜顿时消融于眼中。苦难沉浮、荣辱得失皆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炉上。想起陆放翁眼里的袅袅沉霭，幸运的我们只管簪簪人间，短哲沉溺，但等香氛散尽，再醒转回还。韶古也应该算是一种能量传递吧，神话传说中的狻猊从弥漫的烟雾中探出头来，此刻琴声无限，岁月仿佛被囚禁于一抹氤氲，心情被窖藏于山水之间，铁马冰河，一路灿然盛开。蓦然回首，手上依然一握炉香的温馨。粗粝的岁月唯有沉香，如师如友，静中得听流水潺潺，默中得沐清风阵阵。品香涤浊，平心静气，消散忘我于天地间，不亦快哉。

沉香的内在特征，暗合“金木水火土”五行。其坚如铁，内含铿锵之音；其润如木，亲和凝练；其德如水，能沉能浮；其源于土，根植于地承上启下；其性如火，点醒魂魄，骇目惊心。如此能量，一缕不灭，将永远弥漫于心间。空山烟雨后，焚起一炉香，在淡淡的夕烟中把对它的喜爱嗜好放大，想象风过林庐，掠过眼眸，默坐听香的人投书于张翰山，约他于某年的某个秋天，相会于琼州，彼此过从研习书艺、品鉴茗香。让清寂的生活渗入沉香的芬芳，渗入难以嚥绝的鸟语，等到略有闲暇，则细加梳理一下摇曳在西晋名士嵇含心中的草木梗概。屠隆的才气，蔡绦的舒展，同样赋予沉香摄人心魄的内在，让人们从平凡中窥见燃尽自身，依然不见烟火气的纯粹面容。每当在听香时，我总是惊觉，只要一念不纯，其韵出必恶。因此，最好一个人独自领受清氛吧，毋令芜杂世事分散心神。再论到闻耳鼻舌身意之种种，一切妙谛难以言状，只可意会或记忆仿佛。

日工作十小时，在工作时间，不接待宾客，偶有来访者，谈话时刻，不能逾一小时，逾之即婉言辞却。在清华时，斋门挂有“除研究生外，无要事莫入”的招牌，非倨傲也，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”。（杨复礼：《梁任公年谱》）

与梁启超先生坚韧的毅力相得益彰者，是他那超人的记忆力。梁启超天赋异禀，他“聪明灵悟，脑力最敏，读书过目成诵”。他四岁入学，六岁即读毕“五经”，是年即开始读史，“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缀千言。”六七岁的时候，他的塾师出了一个上联命对，“东篱客赏陶潜菊”，他立刻对曰：“南国人思召伯棠。”十岁时，去广州应童子试，与一些父辈同人同乘一船，路上大家吃饭时，有一位先生指着盘子里的咸鱼让梁启超咏诗，他略加思索，即吟：“太公垂钓后，胶鬲举盐初。”于是“满座动容，神童之名自此始。”梁启超写作时很少翻书查资料，资料全记在脑子里。1923年春，梁启超应《清华周刊》之请，拟《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》。他当时正忙于旅行讲学，便利用去翠微山休息时，花了三天的工夫，写成一百五十余种，并说明阅读方法。他事后记述写这篇稿子的过程，说：“两月前，《清华周刊》记者以此题相属，蹉跎久未报命。顷独居翠微山中，行篋无一书，而记者督责甚急，乃竭三日之力，专凭忆想所及，草斯篇。”这篇《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》书目共分六类：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、政治史及其他文献书类、韵文书类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、随意涉览书类、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。

在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，仅凭记忆就推荐了一百五十多种书籍，梁启超先生治学所表现的超人记忆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“菠萝，菠萝。”鸟在热烈地叫。我暗自笑了。真是一只奇怪的鸟，叫声像孩童吆喝。我不看窗外，就知道是伯劳鸣叫。但我还是走到院子，挨着门框，看红腊梅。腊梅花大多萎谢了，结出了黑褐的花籽，要不了一个月，花籽就长出了青梅子。树光秃秃，与窗户等高，一只棕背伯劳站在一枝斜逸的枝丫上，兀自仰着头，抖着尾羽，不停地叫唤。它在叫唤什么呢？太阳恰好斜照在院子里，淡然又充满暖意。迎着太阳初升，值得它兴高采烈。假如每天都有一件重大的事发生，那么迎接太阳，无疑是最值得举行欢庆仪式的。

恍然间，我才想起春田已开始灌水，青草爬上了田埂，过不了一个月，白鹭越过千重山，一行行，来到这片田畴。家燕也来，在电线上荡秋千，在微雨中剪春风。比白鹭更早来的，当然是伯劳了。

伯劳有候鸟也有留鸟。它南北迁徙，也垂直迁徙。梁武帝萧衍看见伯劳迁徙，心生悲感，说：“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。”（《乐府诗集·东飞伯劳歌》）劳燕分飞，各奔东西，其实是生命的一种常态。

很多年，我不解——为什么以“伯劳”命名呢？有些鸟，即使没见过，仅凭鸟名就知道它羽毛或鸣声有多美。如白鹇、仙鹤、小仙鹇、蜂鸟、紫啸鸫、燕尾、领角鸮，如夜莺、百灵、黄鹂、黄腰柳莺、画眉、金丝雀。而有些鸟名，难以理解。如苦恶鸟，这种娴静优雅的鸟，它怎么苦怎么恶呢？

有些鸟类，以鸣声的谐音命名。苦恶鸟便是。它叫起来，是这样的：咕呃，咕呃。响亮，激愤。听起来便是：苦恶，苦恶。伯劳的鸣声也非常特别：菠萝，菠

大地岁时

伯劳

■ 傅菲

萝。古人以博劳命名。

《诗经·邶风·七月》说：七月鸣鴈，八月载绩。鴈就是伯劳鸟。“鴈”是“贝壳”与“鸟”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汉字。伯劳是一种常见鸟，和白鹇鸟、山麻雀、珠颈斑鸠一样普通。我很少关注这种鸟，它像田鸫又像山鹧鸪，身粗短，毛色棕褐或浅棕黄，喙尖短带钩，叫声沙哑，飞行速度快。2018年深秋，我去深山采摘金樱子，见一只棕背伯劳在山楂树上找虫吃。我的脚步惊动了它，它轻轻地从树枝上飞起，翅羽张开，如半折绸扇，透过羽毛的阳光和浅棕色羽斑，织就了金箔似的扇纹。伯劳起飞，如身穿蝉翼的古典女子，翩翩而舞，风动生姿，婀娜摇曳。我明白了，前秦时期，伯劳为什么称作鴈。起飞时，它的翅膀多像一只透着阳光的贝壳。

李时珍在《集解》说：“夏鸣冬止，乃月令候时之鸟。”这给后人误读，以为伯劳是从仲夏七月开始叫的。哪有冬春不叫的鸟呢？伯劳繁殖期在5~7月，窝卵数4~7枚，孵卵期约13~15天，留巢期13~15天。夏鸣是指雏鸟离巢，开始鸣叫、觅食了。其实，春寒结束，它就像个



《家居椰林碧水间》(国画) 马飞 作

烟火珠崖

东郊椰林

■ 赵海波

像弗拉明戈的舞裙。沙粒随海浪翻卷，来来去去，不时留在我腿上，低头捡起一粒粗砂，端详后远远抛去。也许若干年后，那会是一颗美丽的珍珠。

浅滩散落着一些礁石，远望，似大海凝固的浪花，纯净圆润，透着坚实与浪漫。石与石之间的缝隙，被海水敲开，群鸟飞过，鸟鸣灌进去，又溢出来，沿着海岸线流淌。头顶上，白云衬着蓝天，像一块布，时而平展时而皱叠，远近疏密，盖在椰林之上。在水里高高耸立的“椰林湾”，白底红字，特别耀眼，已然成为游客的打卡地。这里没有杂质、没有污浊，只有纯净、只有透明。在这样的地方独自待上一会儿，有一种远离尘嚣的原始滋味，什么都可以想，什么都可以不想，一切是那么怡然自得、逍遥自在。

椰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。一枚椰子，就算在海上漂浮数月，只要一朝靠岸，给一寸土地，就会迅速破壳而出，茁壮成长。不论在山上，还是海边，椰树总是挺直躯干，昂首向天，纵然狂飙四起，依然能保持本色，是岛上不怕台风的树种之一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椰林的情景。那个时候，这片绝美的风景，尚未引起游客的青睐，是一处静谧的世外桃

流浪歌手，出现在低海拔的荒坡、灌木林、河滩等人迹较为稀少的地方，但偶尔也来到院子里，肆意啼叫。孟子在《滕文公上》说：“今也南蛮鴟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。”鸚即伯劳，可见伯劳多像个饶舌妇。伯劳挺喜爱我院子里的红腊梅。腊梅散发一种芳香，招惹很多小虫子，很多食虫的鸟喜欢腊梅。腊梅树就像一个堆满了口粮的仓廩，任由鸟儿随时自取。当然，我不怕鸟饶舌。鸟鸣虫鸣都是自然之声。自然之声就是天籁。

伯劳嘴大喙硬，翅圆短尾长，以“杀戮”为生，性凶猛禽，素有“小猛禽”之称。我曾见识过伯劳杀乌梢蛇。山冈上有一块约200余亩的番薯地，荒芜多年，长满了刚竹、枸骨、蒴藋，还有数十棵泡桐、油毛松、香椿树、乌桕、皂角。我常去番薯地观鸟。白鹭夜宿在泡桐树上。暑日傍晚，我去看白鹭晚归。番薯地中央的土丘，长了一棵枸骨约有三米之高，枝杈交横。伯劳啄着一条乌梢蛇，落在皂角上，一只趾爪摀住蛇头，一只趾爪拨动蛇身，蛇头翘起，又被伯劳摀下去。蛇的身子被皂角的刺刺穿。它看着蛇头耷拉下去，烂草绳一样挂在树上。它啄皮撕肉，吃得口不沾血。

它是鸟中屠夫，杀猎物无需“血刃”。伯劳以昆虫、蜗牛、蛇类、小型鸟类、蚯蚓，以及野兔、鼠类等为食。幼鸟破壳，亲鸟即以活物喂食。伯劳的趾脚部有一层坚硬的鞣质，可以抵住荆尖的伤害。它在带荆的藤或树上，任意栖落、行走。荆成了它“行凶”的利器——它无法捕杀的猎物，就用荆棘穿，挂起来。它是穿荆大师。

造物主塑造出来的生命，皆有不平凡之处。

2023年3月19日 星期日

诗路花语

春天的影子

■ 文博

山色如黛，山泉奔涌
应和着鸟语、虫的啁啾
山的背影与草木渐渐伸长
暖阳斜照，山的影子渐入佳境
慢慢地 慢慢地延伸
仿佛清泉在大地上流淌

我站在山脚的一棵老树下
枝头的嫩叶，有八哥欢跳
它们的影子落在绿色原野的肌肤上
仿佛春天的灵魂
太阳徐徐上升，山的身影一寸一寸收敛
老树的背影变得圆润起来
我知道，它们在收藏阳光和山川
老树供出了春天的影子

落日温暖 气势磅礴
夕阳退场，月亮星星如期而至
草丛里露珠晶莹，蟋蟀踩醒了它们的梦
山的暗影弥漫，肌体涌出光芒
我慢慢步入生命的盎然
夜莺凝眸瞬间
我看见草木正甩动双臂
召唤着弗罗斯特笔下的春天

沙漠玫瑰

■ 陆静

开花 就是一封信
从黄沙漫漫的天际
坚持寄出
一走就是多年

其间走过的绝漠秋山
万顷棘丛
细节和留白都付于阴风
吼吼便罢
始终坚信 开花
就是一种幸运
一种资本
一种异常珍贵的礼物
坚信搏击的泪水
终能化作锦缎
漫落春风

那个收信人已届中年
他正蹲在南渡江边
给月亮充电
他不说玫瑰
只说白头
往后余生

片段

■ 蔡小平

躺在农谚的摇篮里
遥想当年春秋的轨迹
大海澎湃的承诺
依然恩泽古老的渔歌
晚归的舟楫与炊烟拥吻
宛若诗人深夜沸腾的手稿
犁铧与水牛合影
粘贴在黄昏的树梢
夕阳将它制成文档
黎明喷薄出遍地英雄
鲁迅深沉的呐喊
穿透岁月触摸人生脉象
百草园里童趣蓬勃
三味书屋干净磊落
一笔一画写得歪歪斜斜
我爱我的爸爸妈妈
老师谜一样的笑
黑白分明跳跃在前行的路上

东寨港的黄昏

■ 郑丽花

从罗豆塘出发，穿过开阔的田野
一个溜坡俯冲，我急刹车
从车上跳下来

望去，海文大桥上的夕阳
那个比水牛还傻的家伙
仿佛是从另一个村子逃跑的小孩

这里是故乡的东寨港
也是我的东寨港，夕阳的东寨港

所有东寨港小海生长的红树林都是我的
祖辈
所有喜欢东寨港，且吃过东寨港泥蚶、招潮蟹的人
都是我失散多年的亲人

我背倚红树林，东寨港夕阳
从一只小船跳到另一只小船

